

七桥，最初见于曾巩的诗《离齐州后》：“从此七桥风与月，梦魂常到木兰舟”，曾巩在熙宁五年(即1072年)任齐州(即济南)知府，两年后离任，离任时，济南百姓不愿意他走，将城门关闭，然而，他趁着夜色悄然离开。这是他离开济南之后写下的诗句，感怀他在济南的时光。

“七桥”分别是芙蓉、水西、西湖、北池，其余三个桥的名字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湮灭。明末刘敷写的《齐乘》载：“环湖有七桥，曰芙蓉、曰水西、曰西湖、曰北池，其三失名。”后来有人认为是：百花桥、鹊华桥和泺源桥，但争议颇多，没有定论。一千多年的时间历经兵燹、战乱以及天灾、火患，“七桥”踪迹难寻，不仅难以定论，而且我想其规模也是有限的。

可以想见，曾巩时期的大明湖四周，水域宽阔，住户稀疏，随着时代的更迭变迁，湖的面积被不断地蚕食而变窄变小。解放初期，大明湖的面积已经小得可怜，那时候，肯定也没有城管部门，似乎也谈不上什么“违建”一说，于是，慢慢地一些街道便滋生出来了，湖畔周围的南北历山街、玉斌府街、阁子前街、阁子后街、高祥后街……前后左右足足有几十条街星罗棋布，将“七桥风月”淹没。

解放前，大明湖被当地的渔民分割成了私家之地，连游船也难以成行，老舍在他写的《大明湖之春》说：“一听到‘大明湖’这三个字，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，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。事实上，它既不大，又不明，也不‘湖’。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，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‘地’。‘地’外留着几条沟，游艇沿沟而行，……东一块莲，西一块蒲，土坝挡住了水，蒲苇又遮住了莲，一望无景，只见高高低低的‘庄稼’。艇行沟内，如穿行高粱地，热气腾腾，碰巧了还臭气烘烘。夏天总算还好，假若水不太臭，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，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。春天，则下有黑汤，旁有破烂的土坝；风又那么野，绿柳新蒲东倒西歪。所以，它既不大，又不明，也不‘湖’。湖之不大与不明，都因为湖已不‘湖’。假若能把‘地’都收回，拆开土坝，挖深了湖身，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：湖面原本不小，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。这个，也许一时做不到。”

但难以泯灭的是诗人的情怀，他们在诗里寻找“七桥”的存在，寻找大明湖之“明”，清代诗人翁方纲哀叹道：“古来北渚作



▲ 大明湖鹊华桥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七桥、曾堤及东湖

□武存中

湖心，今日七桥皆画稿。”他说只有到画家的画稿之中去寻找“七桥”了。

除了画稿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寄托诗人的情怀，那就是梦。

有趣的是，乾隆帝来济南时，曾经写下了《题鹊华桥》的诗三首，在第一首中他写道：“望见鹊华山色好，石桥名亦与凡殊。”第二首诗写道：“大明岂是银河畔，何事居然架鹊桥？”将“鹊华桥”与天上的牛郎织女来相会的“鹊桥”当成了一条河，这种联想十分有趣。

我曾经想，“七桥”在诗人梦里，是有七种不同造型的桥梁，比如是五孔、三孔拱桥，或者是方形拱桥，或者是半圆形、圆月形，等等。总之如彩虹飞架，如弯月落波，它们绝不仅在诗人的梦里，也经常在我们百姓的梦里。甚至不仅是七桥，而是十四桥，二十一桥，二十八桥，等等，无穷无尽，层出不穷，不断叠加。

出现在我们梦里的还有一条湖堤，叫

“曾堤”。我们知道，杭州西湖有一个“苏堤”是苏东坡任职杭州时，为西湖疏浚而将湖泥堆砌成了一条堤，G20杭州峰会时，会标上面的断桥便是架在苏堤上的。在济南同样也有一条因为疏浚而堆砌的堤——曾堤。大明湖南岸的阁子前街、阁子后街和北门里街到历山街，这就是当年的“曾堤”。今天的曾堤从大明湖新景区百花桥向北，一直延伸到明湖北岸的汇波桥下。

我记得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，我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人，他向我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你知道大明湖在什么地方？”我说：“济南只有一个大明湖，哪里来的小明湖？你是不是在找百花洲啊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以前济南就是有一个小明湖。也叫东湖。不是百花洲。”我无言以对，只好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有一个小明湖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济南的东顺城街西面，南北历山街的东面，被包围在断墙残壁之下，有一处洼地，一池臭水，蚊蝇滋生，简直不堪入目，原来这里就是过去赫赫有名的小明湖！正因为有了它，大明湖才称为“西湖”。

“七桥”的淹没，曾堤的变化，东湖的湮灭，全都化入人们的梦境，只剩下一声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的哀叹。是不是像在泰山路上的那一处“风月无边”刻石，只剩下了“虫字上面加一撇”和“二”字，变得无影无踪？

然而，新事浩茫连广宇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雷声在路上，你只看到了闪电。

当所有的梦境变为现实的时候，我惊讶于它们的壮美了。

【泉城往事】

济南最后的私塾

□孙葆元

济南的私塾消失在哪一天并不重要，有历史意义的是它消失前的最后岁月。旧教育意识的坚守与新教育体系的渐进，这样的交替持续了将近三十年。现在年近八旬的老人有些有私塾底子，向前推八十年，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。起码在1934年之前私塾这种教育形式还在济南周边的农村延续着。然而私塾制度在1901年就被清政府废止了。1893年，张之洞给光绪帝上了一道设立学堂教育的奏折，这个奏折兼顾了私塾与学堂两种教育形式的存在，此后两种教育模式的争论不绝于朝廷，1901年光绪帝下诏，自明年始，乡试、会试等均试策论，不准用八股文程式，并且停止了武科的乡试、会试，以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，这是私塾制度的终结。

制度终结了，它的形式还在民间延续着，当时济南周边乡里学校与私塾并存，学校还不普及，只有大一些的乡镇才设学校，而私塾遍地开花。一位家在历城与章丘搭界的老人告诉我，他们村请先生来设馆，弟子投馆每人每年须交二十五斤粮食，开馆之初常常见小小的弟子们背着粮食袋去上学，那是给先生的脩束，即现在的学费。

不管学堂还是私塾都需要家庭有一定的财力支持，很多欲培养孩子读书的家庭选私塾而弃学堂，他们认为学堂里学的那些“大羊和小羊，一起上山岗，山上草青青……”的课文没有用，远不如私塾里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更有教化意义，所以私塾绵延。这里是孔孟之乡，从孔子设杏坛，到这些先生最后的绝唱，私塾始于齐鲁大地，终于齐鲁大地。现在八十岁左右的老人是那个学制最后的弟子。

入私塾第一课，先生从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教起，然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渐进，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教遍。弟子入学，学习方法就是背书，死记硬背，背过一部书，由先生检查，认为背熟了，再指定下一部书。到了一定程度才开讲。开讲叫开蒙。书中的道理先生才逐一告诉弟子。现在回过头去考察这种教育形式，优劣并存，并不是消亡的东西就一无是处，它的独到之处是在孩提时代就确立了读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千年以来，读书人一直是社会的脊梁。私塾的课业统一，课本却形形色色，有私家刻印的，有集市上买来的，更有穷学生买不起，就借了同学的书抄，往往抄书的学生比照书死背的学生记得更快。私塾念完，学生便走入考取功名的博弈，考试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，先由县试、府试、院试取得生员资格。这个形式有点像今天的自学考试。获得生员资格才有机会参加乡试，乡试在省城贡院举行，中举者称解元，获得这个身份才可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，这是中央级的考试，获得会试第一名自然叫会元，与其他贡士参加皇帝的殿试，才能分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只有搞明白这个考试进程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

光绪帝一纸诏书废除了这个制度，学子们进身的阶梯没有了，上世纪三十年代私塾的意义只剩下识字和明理。乡野荒村，乡民们不知外边世界的变迁，仍然固守着这种传统的教育习惯，是一种时代的落伍，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？遗产文化有时是功利的，当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被乡民们认可，私塾就真的终结了。

水里火里我跟着你

摆渡到广播室。屋里屋外也是一尺多深的水，好在广播设备没受损失，不一会儿，厂区上空响起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激扬的歌声，驱散了心头的阴霾。厨房停摆了，机械厅派车往厂里送饭。

第三天，水退了。锻工班小伙子天刚亮就点火开工，大烟囱上一股股浓烟迎来旭日，红炉闪耀着通红的火焰。“哐哐哐”，空气锤用它粗犷而急促的大嗓门，结结实实地锻造着企业的未来。

1965年，我厂又在小清河南岸用一家下马的铸造厂建起新厂。这样，南北两厂，隔河相对。北厂制造齿轮（几年后独立为济南齿轮厂），南厂主攻机床大修。

在三年困难时期后复苏的各行各业，急需的工作母机供不应求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托关系也买不到一台机床。机械部组建了八个机床修理总站，要求各地抓紧修复旧机床，我们厂就是八个总站之一，连周边省份都送来机床大修。旧机床进厂时锈迹斑斑，缺胳膊少腿，出厂时锃光瓦亮，精度达到了新机床标准。

机床零件拆卸后满是油污，工人一直用汽油做清洗剂。正是这个要命的疏忽大意，被一盆汽油，烧毁了我厂当时仅有的一座5000多平方米、三跨带行车的大车间。那是1966年的7月，一个新学员，给师傅们点烟，随手把半截火柴往后一丢，正好丢到汽油盆里。刹那间，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，点燃了屋顶的苇箔。我们立即拨打消防电话，等消防车赶到，车间已经烧到一半。其实消防队离我们厂并不远，但我厂的注册地址在小清河北岸。消防车开到北岸，猛然看到火场在南岸，赶紧返回，可见那个年代何等无序。

风助火势，火头噼里啪啦向西蔓延。工人们冒着危险，抢出贵重的仪表和资料，头顶上不断掉落的瓦片和带火的檩条，砸伤了好几个人。有的简单包扎一下，

又冲进火海。人在危机与灾难面前，会爆发出英雄般的奇迹，车工班的年轻人一声大喊，硬把一台几百公斤的精密设备抬出车间。火灾过后，他们几个人试了试，却再也抬不动了。车间只剩断壁残垣，抬头是满天乌云，心爱的设备被砸在废墟里，不少老师傅嚎啕大哭。灾后的车间，加固，更换了混凝土预制屋顶，半年后恢复生产。随后，又建成几座新车间。

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厂子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党的好政策，让不少知识分子甩掉了包袱，焕发了创造力。有的为企业攻坚克难，解决技术难题，有的善于运筹帷幄，扩大产品销路。由于我厂技术精良，产品畅销大江南北，成为机床配件行业的理事长单位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新生的房地产业急需的电梯，都被洋品牌占领了。我们厂瞄准了刚刚起步的民用电梯行业，在1986年，就研制开发出电梯曳引机（楼房顶层的电梯牵引设备）投放市场，顺势成立了济南曳引机厂，发行股票，职工持股参股分红，企业利润大增。有位厂领导感叹：“要想富，就跟上建设部！”那一任上中层领导，真是颇具眼力。

由于我在管理岗位上有些创新成果，被调进了机关，心里却时刻关注我厂的命运。后来，在国企改制的大浪中，我的工厂被拍到沙滩上，厂子停产，近百亩土地的厂区，面临拆除。

正是秋雨过后，华不注在雨雾中露出峰顶。宽阔美丽的小清河，在微风中拂起层层涟漪。一条通往华山的大路，要穿厂而过。工厂的大门、围墙、礼堂，已经拆得遍地瓦砾。当年火热的车间，窗框、门框荡然无存。路两边的梧桐树，见证了厂子从繁荣到废弃的沉痛过程。厂外不远处，轧路机那沉重的轧辊，就要开过来了。我心中的工厂——水里火里我跟着你……

【厂子记忆】

□韩庆祥

“我的工厂坐落在小清河边上/奇伟的华山是它美丽的屏障……”

这首诗写于1964年7月，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首诗，“发表”在厂门口的黑板报上。50多年过去了，这首诗不曾忘记，我的工厂更是时常在深夜进入梦境。

那时中专毕业包分配。我们27名毕业生，被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连人带行李送进工厂。这是省机械厅刚刚筹建的山东省机床维修站，别看门口还没挂厂牌，可是家省级企业呢！工资标准和济南一机床二机床相同，第一年实习，工资31.5元。

这里原是一家下马的化工厂，进车间走几步，脚印里就渗出黄色液体，不几天就烧坏了鞋底，真领教了盐酸的厉害。空旷的厂区里，有两座破旧的车间，紧靠大堤是几间厨房、饭厅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，穿过一片青青的芦苇荡，一直通往两排简陋的平房，那就是同学们的宿舍。

我们浑身技术用不上，每天干的是力气活，搬砖和灰，拉土铺路，补齐厂房的窗扇，盖起简易厕所；新设备来了，还要抡起大锤打地槽，安装打平。我兼任厂部广播员，每天晨曦初露，厂区的大喇叭一响，浑身有股创业者的豪情。

厂区东边没有墙，以水沟为界。接连几天大雨，整个厂区白花花一片汪洋。我们在雨中扛着沙袋，趟着泥水，铲土筑坝。入夜，雨终于停了，大水挡住了。

从小哪干过这活儿？睡得好死。睡梦中，听到有人喊：“进水了！”一骨碌翻身下床，刚伸脚找鞋，水漫到小腿。事后，才知道了小清河的“脾气”：下雨时，别看河水不深，雨停了就上涨。因为济南地势南高北低，大雨过后，遍地的雨水直奔小清河。由于河床淤塞，河道狭窄，小清河泄洪不畅，积水成渊，每逢大雨就泛滥成灾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照着这一片泽国。我爬到一块木板上，用木棍子当撑篙，一气